

地球体验出口·第二篇：把苦难卖掉以后

—

人类第一次知道苦难值钱，是在亲情开始出口之后的第十七年。

那一年，地球向星际市场出口的最大商品仍然是亲缘体验。

第二名是咖啡。

第三名忽然变成了：

苦难。

严格来说，外星人不这么叫它。

它们使用的术语很长。

按照地球翻译委员会的意见，最准确的中文应该是：

“逆境诱导型人格修正经验。”

新闻媒体嫌太长。

于是所有人都叫它：

苦难。

郑州东站原来的亲缘采集站旁边，又开了一层。

地下三层。

入口上方写着：

逆境经验收购中心

贫困、失业、破产、疾病、失败、背叛、长期照护及其他高强度逆境经验
均可检测。

即时结算。

不改变客观历史记录。

下面还有一行很小的警告：

交易可能改变您未来面对类似事件时的行为倾向。

大多数人不会认真看最后一句。

就像以前的人也不会认真看药盒说明书。

陈望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三十八岁。

欠债一百一十七万。

他以前开餐馆。

第一家店很好。

第二家也不错。

于是他开第三家。

第三家开张的时候，他把房子抵押了。

后来又借了消费贷。

又找朋友借。

又从供应商那里压账期。

他当时觉得没什么。

因为前两家店每天都在挣钱。

他甚至跟妻子说过一句话：

“只要流水起来了，债根本不是问题。”

一年以后，三家店全部关门。

那句话从此再也没有人提。

陈望花了四年才从里面爬出来。

那四年里，他卖过车。

卖过房。

晚上跑过代驾。

凌晨两点送过外卖。

妻子刘芸把结婚时候买的金镯子卖了。

女儿陈禾有一年没有参加学校春游。

因为要交四百八十块钱。

陈望后来一直记得那一天。

女儿站在厨房门口说：

“没事，我本来就不想去。”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一个人在厕所里哭。

也是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借钱做生意。

四年时间把一个相信“胆子大才能发财”的人，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开始记账。

每天记。

二十八块钱的菜。

十六块钱停车费。

一百二十块钱油费。

他甚至会为了五块钱配送费多走八百米。

刘芸有时候笑他：

“你现在怎么这么抠？”

陈望说：

“穷过就知道了。”

然后，他发现穷过也可以卖。

逆境经验收购中心开业的第三个月，他去检测。

柜台后面仍然不是人类。

这个文明已经在地球经营体验贸易将近二十年。

它们熟悉普通话。

更准确地说，它们的翻译系统已经熟悉普通话。

陈望坐下。

对面的外星采集员看了他几秒。

“地球男性。”

“三十八岁。”

“申请逆境评估。”

“是。”

“请描述准备出售的经验。”

陈望说：

“破产。”

“时间范围。”

“就这几年。”

“请具体。”

“从我店倒闭开始，到现在。”

外星生命说：

“四年七个月。”

“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

“是四年七个月十一日。”

陈望有点不舒服。

“对。”

“检测。”

设备启动。

这一次扫描用了十二分钟。

因为苦难比亲情复杂。

亲缘体验只需要判断一个人在什么时候真正爱着谁。

苦难不一样。

痛苦本身没有多少价值。

一个人摔断腿，在床上躺三个月，很疼。

但如果三个月以后他还是原来的他，这种经验价格很低。

真正昂贵的是：

改变了你的苦难。

设备要计算一个问题：

如果这段经历从未发生，你现在会有什么不同？

十二分钟以后，屏幕亮了。

第一项：

长期经济压力：高。

第二项：

睡眠剥夺：中。

第三项：

社会地位下降：高。

第四项：

家庭关系压力：高。

第五项：

人格修正程度：极高。

最终估价：

人民币 684,000 元。

陈望盯着那个数字。

“六十八万？”

“是。”

“就这些破事？”

外星采集员说：

“不是购买事件。”

“购买事件对你造成的适应性改变。”

陈望没听懂。

“什么意思？”

外星生命调出一张图。

“破产前，你进行高杠杆决策的概率很高。”

“破产后，显著降低。”

“破产前，你低估尾部风险。”

“现在你会主动考虑最坏情形。”

“破产前，你认为债务只是资金成本。”

“现在你的身体在接触高额债务信息时，会产生明显回避反应。”

陈望笑了。

“那当然。”

“这些是高价值部分。”

“你们就要这个？”

“是。”

“疼的部分呢？”

“必须一起转移。”

“为什么？”

外星生命回答：

“因为经验无法与形成经验的痛苦完全分离。”

陈望想了一会儿。

“卖完以后会怎么样？”

“你仍然知道自己曾经破产。”

“那不就行了？”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外星生命说：

“你会知道一项事实。”

“但不再拥有那项事实曾经对你造成的内部重量。”

陈望皱眉。

“说人话。”

翻译系统停顿了一秒。

然后换了一种表达。

“你会知道火会烫。”

“但你不再记得自己被烫过。”

陈望安静了。

“那四年会忘？”

“主观经历将消失。”

“我老婆陪我那几年呢？”

“如果属于该逆境经验的组成部分，会部分消失。”

“我女儿呢？”

“同样。”

“什么意思？”

“你会知道你的女儿当时存在。”

“但与该逆境直接关联的情景记忆，将无法再被你主观访问。”

陈望立刻想起那次春游。

四百八十块钱。

厨房。

女儿说：

没事，我本来就不想去。

“这个也会没？”

外星生命读取了他的神经波动。

“你正在访问一个高相关情景。”

“是。”

“将被转移。”

“值多少钱？”

“无法单独定价。”

陈望笑了一下。

“你们买东西挺狠。”

“我们不强迫出售。”

陈望最后还是卖了。

六十八万四千元。

到账。

当天晚上，他请刘芸和女儿出去吃饭。

一家以前他们很少去的餐厅。

三个人花了一千一百多。

刘芸看着账单。

她皱眉。

“吃这么贵干什么？”

陈望说：

“今天高兴。”

“六十八万是拿来还债的。”

“我知道。”

“那你还这么花？”

陈望夹了一块鱼。

“就一顿饭。”

刘芸没有说话。

她看着丈夫。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哪里不对。

以前的陈望看到一千一百块钱的账单，会皱眉。

有时候还会自己算：

这顿饭够我跑多少小时代驾。

今天没有。

回家以后，陈望打开电脑。

桌面上有一个文件夹。

名字叫：

不要再借钱。

他不知道是谁建的。

点开。

里面有十七个 Excel 表格。

三份债务清单。

两份现金流模型。

还有一封 Word 文档。

标题：

给以后的我。

陈望打开。

第一句话是：

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又行了，请先别做任何决定。

陈望愣了一下。

继续看。

你大概已经把那几年卖掉了。

所以现在的你可能觉得我很胆小。

没关系。

但你记住一件事：

不要借钱开店。

不管你现在觉得会有多好。

不要。

我求你。

陈望看了很久。

刘芸站在门口。

“你自己写的。”

陈望回头。

“什么时候？”

“上个月。”

“我怎么不记得？”

刘芸说：

“因为你把它卖了。”

陈望笑了一下。

“我有这么夸张吗？”

刘芸没有笑。

“有。”

“我以前真这么怕？”

“你以前晚上听见电话响都会醒。”

“催债？”

“嗯。”

“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刘芸看着他。

“所以我才害怕。”

—
—

苦难收购迅速成为地球最受欢迎的外星业务之一。

它和亲情收购完全不同。

亲情交易最大的阻力，是人们舍不得。

苦难没有这个问题。

几乎所有人第一次听说以后都会问：

“还有这种好事？”

失恋可以卖。

失业可以卖。

被老板羞辱可以卖。

创业失败可以卖。

长期贫困可以卖。

十年照顾瘫痪亲属造成的疲惫可以卖。

高考复读三年的压力可以卖。

甚至一段非常糟糕的婚姻，也可以卖。

钱留下。

苦难消失。

政府最早甚至支持这种交易。

因为数据非常漂亮。

第一年，地球居民通过逆境出口获得了相当于两千七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大量负债家庭因此还清债务。

不少贫困人口一夜之间拥有了第一笔资本。

一些心理创伤患者也报告：

“轻松多了。”

媒体称它为：

人类第一次真正将苦难变现。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广告：

你已经吃过苦了。

为什么不让它再值一次钱？

外星人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它们已经太久没有吃过苦。

这个文明重建完成以后，物质匮乏基本消失。

一个新生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拥有稳定住房、无限食品、医疗、能源和教育资源。

工作不是生存条件。

失败没有经济代价。

所有重大疾病都可以治疗。

交通事故几乎不存在。

自然灾害可以预测。

甚至死亡也被推迟到了极远的未来。

三百多年以后，它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新一代越来越不会做决定。

不是智力下降。

相反，它们比祖先更聪明。

但它们缺乏一种东西：

后果感。

一个从来没有真正失去过东西的生命，很难理解“失去”意味着什么。

一个从来没有饿过的个体，可以准确计算粮食短缺模型，却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在剩下三袋粮食的时候不会把第二袋拿去冒险。

一个从未失败过的人知道“风险”的定义。

但风险只是一个数字。

于是它们开始购买地球苦难。

一个十九岁的赫连文明青年，可以购买：

人类失业六个月。

经过十九小时融合以后，它第一次真正理解：

“如果我做错这个决定，明天可能会更糟。”

一个准备成为公共管理者的外星个体，可以购买：

一个地球母亲在贫困中抚养两个孩子十二年的经历。

融合完成以后，它会第一次产生强烈的资源稀缺直觉。

一个将要进入星际舰队的年轻军官，可以购买：

创业失败、背叛、长期高压工作。

用来提高逆境稳定性。

苦难变成了教育。

后来，赫连文明甚至出现了一种风气。

高级公职候选人会在履历中写：

已完成：

地球贫困体验 8.4 年；

地球失业体验 17 个月；

地球照护体验 3.1 年；

重大失败体验 2 次。

这些东西被称为：

人格资历。

一个从出生到成年从未真正缺少过任何东西的外星人，可以通过购买一名地球人的一生，在二十几个小时里成为一个“经历丰富的人”。

地球网上有人讽刺：

我们在河南受二十年穷，
人家躺舱里睡一晚，
第二天就比我们更成熟。

这句话后来被删了。

因为它说得太准。

三

两年以后，陈望又开店了。

刘芸从一开始就不同意。

“你答应过。”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

“以前。”

“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能一样吗？”

“就是因为你现在不一样，我才不让你开。”

陈望觉得妻子不可理喻。

这一次机会和上一次完全不同。

地铁口。

办公区。

周围没有同类型餐馆。

合伙人也可靠。

最重要的是，他现在有六十八万。

不需要借很多。

只差一点。

真的只差一点。

二十万。

陈望去银行借了二十万。

后来装修超预算。

又借十五万。

开业前三个月生意很好。

他开始准备第二家店。

刘芸站在空铺子里问他：

“你记不记得以前为什么破产？”

陈望说：

“当然记得。”

“为什么？”

陈望张嘴。

然后停住。

他知道自己破过产。

知道开过三家店。

知道欠过很多钱。

但是具体为什么，他发现自己只能通过资料推理。

选址。

扩张。

杠杆。

现金流。

这些词他都知道。

只是都没有重量。

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溺水的人，看着游泳馆墙上的：

水深两米五，请勿嬉戏。

他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那只是字。

陈望说：

“这次不一样。”

刘芸听到以后，脸突然白了。

因为六年前，陈望第一次开第三家店的时候，也说过这句话。

一模一样。

十一个月以后。

第二次破产。

债务：

一百四十三万。

比第一次更多。

陈望坐在逆境经验收购中心。

对面的外星采集员读取完资料。

“你曾经来过。”

“我知道。”

“第一次交易编号 A-440871。”

“嗯。”

“本次逆境与上一次具有高度同源性。”

陈望问：

“什么意思？”

“你重复制造了相同类型失败。”

陈望脸有点红。

“运气不好。”

外星生命没有回应这个解释。

“检测显示，你在第一次交易后失去了大部分债务风险厌恶。”

“这提高了第二次失败概率。”

陈望抬头。

“你们早知道？”

“这是交易风险之一。”

“为什么不告诉我？”

“合同中有。”

屏幕显示：

第七十一条：

出售适应性逆境经验可能导致相同风险再次发生。

陈望看了一眼。

“谁看这么长合同？”

外星生命回答：

“这是地球人的行为问题。”

“这次值多少钱？”

检测结果：

912,000 元。

陈望愣了一下。

“比上次还贵？”

“是。”

“为什么？”

“本次苦难强度更高。”

“家庭冲突更多。”

“社会信任下降。”

“并形成新的行为修正。”

陈望笑了。

“那不是挺好吗。”

外星采集员没有笑。

“请注意。”

“什么？”

“如果再次出售，你大概率会再次提高类似行为的发生率。”

陈望问：

“多高？”

屏幕出现：

五年内再次发生高风险债务决策概率：67.4%。

陈望说：

“如果不卖呢？”

18.7%。

陈望沉默。

“差这么多？”

“是。”

“可是不卖，我拿什么还债？”

“这是你的决策。”

“你们不管？”

“我们是购买方。”

“不是你的监护者。”

陈望最后卖了。

九十一万二千。

四

保险公司是最早发现问题的人。

它们发现：

卖过车祸经验的人，第二次严重交通事故概率明显上升。

卖过赌博破产经验的人，复赌率暴涨。

卖过长期疾病经验的人，更容易重新忽略早期症状。

卖过诈骗经验的人，甚至会再次落入结构非常相似的骗局。

保险公司于是修改条款。

投保人不得擅自出售与本保险风险相关的逆境经验。

一个卖掉过心肌梗死经历的人，第二年再买健康险时保费会增加四倍。

银行也开始查询逆境交易记录。

如果你出售过一次破产经验：

贷款利率增加。

两次：

拒贷。

三次：

部分银行直接将你列为特殊风险客户。

这引发巨大争议。

有人抗议：

“苦难是我的，凭什么不能卖？”

银行回答：

“因为你卖掉以后，很可能再来借钱。”

政府也开始发现不对。

交易开始后的第五年，一份全球研究报告发表。

研究人员跟踪了四百三十万名逆境经验出售者。

结论非常简单：

每出售一单位高适应性苦难，

平均会在未来十年产生：

1.38 单位新的同类苦难。

媒体把它总结成一句话：

苦难正在成为可再生资源。

外星市场非常满意。

供应量增长。

价格甚至开始下降。

赫连文明经济部门的一份内部文件里写：

地球逆境经验具有显著再生性。

市场长期供应稳定。

这份文件泄露以后，在地球引起巨大愤怒。

有人在采集站门口喷了一句话：

我们不是矿。

第二天又有人在下面加了一句：

但矿不会自己长回来。

五

产业很快发展到任何人一开始都没有想象过的地步。

有公司专门寻找“优质苦难”。

它们去失业率高的城市。

去负债率高的地区。

去自然灾害以后重建缓慢的地方。

去长期照护家庭。

去工伤病房。

它们的员工不叫业务员。

叫：

逆境经纪人。

经纪人会告诉一个刚刚失去工作的男人：

“你这六个月至少值三十万。”

会告诉一个照顾瘫痪母亲十二年的女人：

“你的照护疲劳属于 A 级经验。”

会告诉一个刚刚创业失败的年轻人：

“现在卖最值钱，再过几年情绪淡了，价格会掉。”

于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情况：

一个人越惨，

越有人恭喜他。

后来甚至出现了“苦难养殖”。

一家南美公司设计了一个项目。

招募年轻人。

让他们在资源极少的环境里生活三年。

没有稳定收入。

高强度劳动。

随机裁员。

严格限制补贴。

项目结束后，把形成的逆境经验出售。

参与者得到分成。

结果赫连文明拒绝购买。

理由：

人为设计的苦难价值过低。

地球公司提出异议。

“他们是真的饿。”

“是真的穷。”

“是真的害怕失业。”

外星评估员回答：

“但他们知道项目最终会结束。”

“底层安全感仍然存在。”

“不是完整苦难。”

这句话后来催生了更黑暗的产业。

如果人不能知道苦难是假的——

那就不要让他知道。

几年以后，世界各国陆续破获了一批“逆境制造公司”。

它们故意让某些企业倒闭。

设计诈骗。

制造债务。

操纵亲密关系。

让目标产生真正的失败和绝望。

然后安排经纪人“偶然”出现。

收购这些刚刚形成的高纯度苦难。

案件公布以后，人类第一次正式把一种犯罪写进法律：

故意制造可交易逆境。

六

赫连文明内部也开始出现争议。

问题来自一个年轻政治家。

它叫凯洛。

按照人类年龄计算，三十二岁。

准备竞选一个重要职位。

它的公开履历非常漂亮。

其中一项尤其受到媒体赞扬：

地球逆境经验累计：41.7 年。

其中包括：

印度贫困家庭儿童经验九年。

中国创业失败经验六年。

巴西失业经验三年。

北美单亲家庭经验十一年。

非洲长期照护经验七年。

还有其他若干。

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它说：

“我理解匮乏。”

“我知道饥饿。”

“我知道一个父亲无法为孩子支付教育费用时的感受。”

地球网络炸了。

一个记者问：

“那些经历是你的？”

凯洛回答：

“它们现在构成我的人格。”

记者问：

“但真正饿过的人呢？”

凯洛说：

“交易已经完成。”

记者说：

“他现在还记得饿吗？”

凯洛没有回答。

几个月以后，一个纪录片找到其中一名卖家。

一个六十一岁的印度男人。

他年轻时候在贫民区长大。

二十三岁以前，经常吃不饱。

他后来靠自己开维修店，终于摆脱贫困。

五十岁时，把童年贫困经验卖给凯洛所在的教育基金。

拿到一大笔钱。

纪录片记者问：

“你现在怎么看贫困？”

老人回答：

“人只要努力就行。”

记者愣住。

“你小时候不是——”

“我小时候？”

老人皱眉。

“资料上说是挺穷。”

“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夸张。”

记者拿出他三十年前的一段采访。

年轻的他坐在破旧房间里说：

“不是不努力。”

“穷的时候，每一次失败都会把你往下再推一层。”

老人看完以后笑了。

“年轻时候的人总喜欢找借口。”

这段纪录片传播到整个星际网络。

第二天，凯洛的支持率上升了三个百分点。

因为很多赫连选民认为：

它确实比经验原主人更理解贫困。

七

陈望第三次破产的时候，女儿陈禾二十岁。

这一次不是餐馆。

是预制菜供应链。

陈望觉得实体店风险太大，所以转型。

他一直认为这证明自己吸取了教训。

刘芸没有再阻止。

她只是提出离婚。

离婚协议签完那天，陈望很愤怒。

他说：

“我做这些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刘芸看着他。

“你第一次破产以后，也说过。”

陈望愣住。

“什么？”

“后来你不说了。”

“你开始说，对不起。”

“再后来，你把那几年卖了。”

“你又开始说，为了这个家。”

陈望没有回应。

刘芸拉着箱子走了。

第三次债务：

二百一十六万。

陈望熟练地去了地下三层。

甚至不需要工作人员解释。

外星采集员完成扫描。

屏幕显示：

本次逆境经验估值：1,430,000 元。

陈望说：

“卖。”

“拒绝。”

陈望抬头。

“什么？”

“本次交易暂时冻结。”

“为什么？”

“存在近亲属交叉经验冲突。”

“什么意思？”

外星生命调出记录。

关联个体：陈禾。

“你的子代正在另一采集单元申请出售同一事件所形成的逆境经验。”

陈望站起来。

“她在哪？”

外星生命没有回答。

“隐私规则。”

“我是她爸。”

“在本机构，该身份不构成权限。”

陈望转身就跑。

陈禾在第十七号采集室。

陈望冲进去的时候，她正在签字。

“你干什么！”

陈禾回头。

“卖东西。”

“你有什么好卖的？”

外星采集员回答：

“长期家庭经济不稳定。”

“反复债务危机。”

“父代个体行为不可预测。”

“童年安全感缺失。”

“成年后过度风险规避。”

“估值很高。”

陈望看着女儿。

“多少钱？”

陈禾说：

“一百七十万。”

“你要钱干什么？”

“帮你还债。”

陈望愣住。

“我不用你。”

陈禾笑了一下。

“你每次都这么说。”

陈望走过去。

“不能卖。”

“为什么？”

“卖了你会忘。”

“忘了不好吗？”

陈禾说。

“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你说要开新店。”

“我一听见你和别人聊投资，我晚上就睡不着。”

“高中住校以后，每个月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看家里的东西有没有少。”

“电视还在，我就知道还没严重到卖东西。”

“冰箱没了，我就知道又出事了。”

陈望没有说话。

陈禾继续：

“我十八岁以后不借钱。”

“信用卡都不开。”

“买任何东西都留半年生活费。”

“我不投资我看不懂的东西。”

“这些都是那几年教我的。”

外星采集员说：

“正确。”

两个人同时转头看它。

它继续：

“检测显示，该个体具有极高财务风险规避。”

“其中百分之八十一来源于长期家庭经济不稳定。”

“出售后，该特征将显著下降。”

陈禾说：

“我知道。”

“那你还卖？”

陈禾看着父亲。

“因为你欠两百多万。”

“我拿一百七十万。”

“你卖你自己的。”

“差不多能还。”

陈望张了张嘴。

突然发现：

这件事如此熟悉。

一个人受了苦。

终于学会不再犯错。

然后为了钱，把“不再犯错”卖掉。

陈望说：

“不卖。”

陈禾看着他。

“你凭什么决定？”

“我不是决定你的。”

“我是说我的不卖了。”

“你卖你的也不够。”

“那就欠着。”

“爸。”

“欠着。”

陈望第一次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有觉得天塌下来。

“我慢慢还。”

“还不完呢？”

“那就还不完。”

“你会被执行。”

“那就执行。”

“你可能什么都没有。”

陈望点头。

“那就什么都没有。”

陈禾看着他。

她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突然红了。

“你以前很怕这个。”

陈望说：

“我知道。”

“后来我把怕卖了。”

他回到自己的采集室。

外星生命问：

“确认取消交易？”

“确认。”

“你目前债务压力很高。”

“知道。”

“保留本次逆境经验会导致未来数年持续负面体验。”

“知道。”

“睡眠质量可能下降。”

“知道。”

“社会生活受限。”

“知道。”

“经济恢复预计需要六至九年。”

陈望说：

“知道。”

外星采集员看着他。

“那么，为什么拒绝出售？”

陈望想了很久。

他说：

“因为我已经来三次了。”

“准确。”

“我不想来第四次。”

外星生命查看模型。

“如果保留本次经验。”

“未来十年再次发生同类型高风险债务事件概率预计为百分之九点三。”

“如果出售？”

“百分之六十二点八。”

陈望笑了一下。

“那就让我疼着吧。”

外星生命没有回答。

这是它们很难理解的一句话。

八

几年以后，赫连文明发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

研究结论让整个体验贸易行业陷入争议。

报告发现：

购买来的苦难确实可以使购买者形成风险意识、耐心、克制和后果感。

但是存在一个长期问题。

一种非常细微，却非常稳定的差异。

研究人员将它称为：

因果所有权缺失。

一个赫连青年可以买到十年贫困。

它会记得饥饿。

记得欠债。

记得冬天没有暖气。

甚至记得一个孩子因为交不起四百八十块钱而放弃春游。

它会因此变得谨慎。

成熟。

懂得资源有限。

但是在它人格深处，仍然存在一个无法彻底消除的事实：

这一切不是由它的选择造成的。

它没有真正做错过。

也没有真正承担过。

所以购买来的苦难能够制造经验。

却不能完全制造责任。

这项研究公布以后，赫连文明教育委员会召开了一场争论。

有人提出：

停止购买地球苦难。

重新让年轻个体面对真实后果。

另一派反对。

“为什么？”

“我们已经拥有消除苦难的技术。”

“故意让下一代受苦是不道德的。”

支持者问：

“那么从地球人那里买呢？”

会场安静了一会儿。

有人回答：

“那是自愿交易。”

另一个人说：

“但他们卖掉以后，又会制造新的苦难。”

“那是他们的选择。”

“第一次是。”

“第二次呢？”

没人立刻回答。

一个赫连学者最后说了一句话。

它后来被翻译成地球上的很多语言：

如果一个文明把所有痛苦都从自己的成员身上移除，却依靠另一个文明持续生产痛苦来获得成熟，那么它并没有消灭苦难。

它只是改变了苦难发生的位置。

九

陈望五十一岁的时候，还完最后一笔债。

用了八年。

那八年不容易。

他没有再创业。

在一家连锁餐饮公司做运营。

工资不算高。

每个月固定还款。

女儿结婚的时候，他拿不出多少嫁妆。

只有一个红包。

六万块。

陈禾说：

“你留着吧。”

陈望说：

“拿着。”

“你不是最怕没现金吗？”

陈望笑了。

“怕。”

“所以呢？”

“怕也得给。”

有一年，逆境收购中心给他发来通知。

因为体验价格上涨。

他那八年债务生活已经被重新估值。

当前可交易价值：人民币 2,170,000 元。

两百一十七万。

比他当年的债还多。

陈望看了半天。

然后删除。

那天晚上，女儿带孩子回来吃饭。

小外孙把一碗汤打翻。

陈望下意识说：

“没事。”

女儿拿纸擦桌子。

电视里正在播星际新闻。

一个赫连文明的年轻官员正在接受采访。

记者问它：

“你如何评价最近通过的《真实后果教育法案》？”

年轻官员回答：

“我们过去认为成熟是一种可以输入的人格参数。”

“后来发现不是。”

“为什么？”

“因为经验不是信息。”

“那是什么？”

外星官员停顿几秒。

“是一个生命为自己的时间支付过代价以后，留下来的形状。”

陈望抬起头。

他不知道这个外星人有没有买过地球人的苦难。

也不知道它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有没有一个中国男人。

一家倒闭的餐馆。

一个没有参加春游的小女孩。

或者凌晨两点的外卖。

他只知道：

那些东西现在还在自己这里。

很疼。

但是在。

吃完饭以后，小外孙趴在地上搭积木。

陈禾忽然问：

“爸。”

“嗯？”

“你后悔那八年没卖吗？”

陈望想了一下。

“有时候后悔。”

“什么时候？”

“还钱的时候。”

“那现在呢？”

陈望说：

“现在还行。”

“为什么？”

陈望想了半天。

然后说：

“因为我终于知道，疼和白疼是两回事。”

陈禾笑了。

“什么叫白疼？”

“疼完以后什么都没留下。”

“那才叫白疼。”

窗外已经黑了。

电视里，一个距离地球一万七千光年的文明，正在讨论下一代究竟应该怎样学会失败。

而地球地下几千个采集站里，仍然有很多人排队。

有人刚刚失业。

有人刚刚离婚。

有人刚刚破产。

有人照顾一个病人十年。

有人受过一场他们恨不得立刻忘掉的苦。

柜台后面的外星生命会告诉他们：

这段经历值多少钱。

他们可以卖。

合同完全合法。

钱会在十分钟内到账。

卖掉以后，也真的会轻松很多。

只是没有人能够替他们回答另一个问题：

一个人吃过的苦，

究竟是一段应该被删除的错误，

还是他花了很多年、很多眼泪、很多无法重新获得的时间，

买回来的一部分自己。

而宇宙第一次发现——

苦难最昂贵的地方，

从来不是疼。

是一个人疼过以后，

终于不再把手，

伸向同一团火。